

世界经典中篇小说精品译丛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贵族之家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
贵族之家

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
1512.44

176

世界经典中篇小说精品译丛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

贵族之家

[俄]屠格涅夫 著
刘伦振 译

贵族之家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
刘伦振 译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375 字数:180千字
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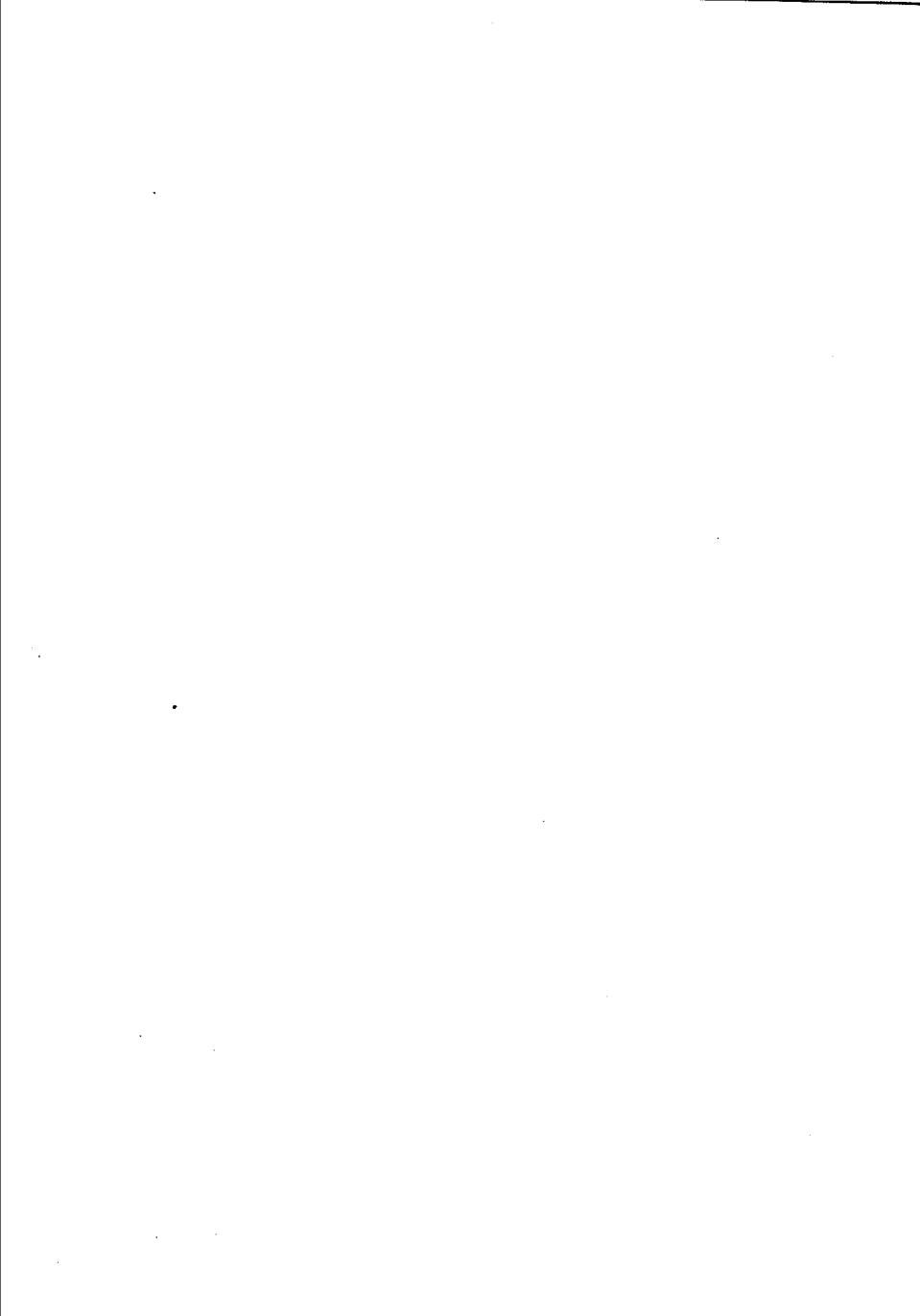
*

ISBN 7-5378-1992-0
I·1931 定价:10.00元

作者简介

屠格涅夫(1818——1883) 俄罗斯著名文学家。他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,童年的生活和印象使他对农奴制充满了憎恨。他很早就喜爱文学,大学时已有些习作。获哲学硕士学位后由于对文学的强烈兴趣,他成为了一名作家。他善于把握时代脉搏,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社会现象,按现实主义原则,创作了各种体裁的作品。他善于写景,擅长塑造少女形象,风格清新、细腻,富于抒情,微含哀愁,被列宁赞誉为俄国的语言大师。

贵族之家



一个明媚的春日，向晚时分，几抹粉红的云彩高悬在清澈的天空，似乎无意驰掠，而是向深邃的苍穹隐去。

省会O城城厢的一条街上（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），一幢漂亮房屋敞开的窗前，坐着两位妇人：一位五十岁左右，另一位已有七十岁。

她们中的前一位叫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·卡利京娜。她的丈夫做过省检察官，是位以精通诉讼而显赫一时的人物，办事机敏而果断，但性情火

爆，脾气执拗，约莫十年前已经过世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上过大学，但家世贫寒，很早就懂得了飞黄腾达和捞取钱财的要领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他是恋爱结婚的：他一表人才，聪明伶俐，而且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，他也十分可爱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（出嫁前姓别斯托娃^①）还是在童年时就失去了双亲，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念了几年书以后，就从那里回到了距O城五十俄里^②的家乡——波克罗夫斯科耶村，跟姑姑和哥哥生活在一起。不久，哥哥调往彼得堡赴任，还未能荣升高就就猝然亡故。他对待妹妹和姑姑都很不好，让她们吃了不少苦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科耶的产业，但在那里没住多久；就在她跟卡利京（他在几天之内就使她神魂颠倒）结婚后的第二年，波克罗夫斯科耶被换成了另一处田庄，收益高得多，但风景不美，也没有宅旁花园，而与此同时，卡利京在O城购置了一幢房屋，这里就成了他跟妻子的安居之所。这幢房屋有一个大花园，花园的一面直冲着城郊的田野。“这么一来，”卡利京非常讨厌村居生活的寂寥，做出了决定，“就不必常常到乡下去了。”在内心里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不止一次地惋惜风光如画的波克罗夫斯科耶，那里有欢悦的小溪，宽阔的牧场，葱绿的小树林，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，并且崇拜他深谙世道的聪明才智。结婚十五年后，他死了，留给她一男二女。到了这时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已习惯了这幢房屋和城市生活，就连她本人也不想从O城搬走了。

① 俄国习俗，出嫁前随娘家姓，出嫁后随夫家姓。

② 1俄里等于1.06公里。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年轻时享有金发美女的美誉，到了半百之年，她的模样儿还不失当年的妩媚，尽管她已有点儿发福，线条也不那么清丽了。她的性情与其说是善良，不如说是多愁善感。长大成人之后，她仍然保持着贵族女子中学里的做派；她娇纵自己，稍不顺心就发脾气，甚至哭天抹泪；不过，在她的一切愿望得到满足，谁也不违拂她时，她也显得非常和蔼可亲。她的宅院是城里最令人神往的场所。她的财产相当可观，这主要不是她从娘家继承得来的，而是她丈夫亲手挣来的。两个女儿跟她住在一起；儿子在彼得堡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里上学。

跟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坐在窗前的老太婆是她父亲的妹妹，这位姑姑曾在波克罗夫斯科耶陪她度过了好几年孤寂的岁月，她名叫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·别斯托娃，有个“怪婆子”的绰号，性格独立不羁，对一切人都照直实话实说，别看她钱财少得可怜，却摆出一副腰缠万贯的架势。她不能容忍死去的卡利京，她的侄女嫁给卡利京后不久，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小村庄，在一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。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有点儿怕她。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矮小的身材，尖尖的鼻子，虽说已在耄耋之年，却依然是满头黑发，一对溜溜转的眼睛，行动敏捷，坐不弯腰，说话又利落又清楚，尖细的嗓门儿脆亮。她总是戴一顶白包发帽，穿一件白上衣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她突然问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。
“叹哪门子气呀，我的少奶奶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低声说。“那几抹云彩多好看啊！”

“这么着你是惋惜它们啦，是吗？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什么也没有回答。

“格杰奥诺夫斯基怎么还没来？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一边麻利地穿动着编针（她正在用毛线编织一条大围巾），一边说。“他跟你在一起要么就会唉声叹气，要么就会瞎说八道。”

“您对他的看法怎么总是那么苛刻！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^①是个值得敬重的人。”

“值得敬重！”老太婆重复着，语气里含着责备的意味。

“而且他对我过世的丈夫是多么忠心！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说，“直到现在，他想起我丈夫来心里还怪难过的呢。”

“可不是！是人家拎住耳朵把他从泥潭里救出来的嘛，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嘟囔着，手里的编针穿动得更快了。

“看起来是那么恭顺老实，”老太婆又开始说，“满头白发，可嘴巴一张，不是瞎话连篇，就是胡说八道。亏他还是个五等文官呢！咳，可也是，牧师的儿子嘛！”

“谁能没过错啊，姑姑？这种毛病他当然有。是啊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没受过教育，不会说法语，但是他，随您怎么说，倒是挺讨人喜欢的。”

“是啊，他总是讨取你的欢心。不会说法语—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！我自己对法国‘洋腔’也差劲儿，不过，他最好哪国话也不会说，免得一开口就撒谎。瞧，还凑巧真不提，说着他他就来了。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往街上瞅了一眼，

^① 格杰奥诺夫斯基（姓）的名和父名。

补充说，“这不，你那位讨人喜欢的人走过来了。这么细长的个子，活像一只鹤鸟！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整了整自己的髻发。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冷笑着瞧了瞧她。

“你头上怎么好像有一根白头发，我的少奶奶？你该把帕拉什卡^①痛骂一顿才是。她怎么没看出来？”

“您呀，姑姑，总是这样……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恼火地嘟囔着，用手指敲打着安乐椅的扶手。

“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·格杰奥诺夫斯基到！”一个脸蛋儿红喷喷的侍童从门外闪进来，尖声尖气地通报着。

① 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侍女。

二

来人高高的个子，穿一件整洁的常礼服和一条显得有点儿短的裤子，戴一双灰麂皮手套，打着双层领结——黑色的在上，白色的在下。从文雅端庄的面容和梳得溜光的鬓发到着地无声的平底皮靴，浑身都散发出得体和彬彬有礼的风韵。他首先向一家之尊的女主人鞠了一躬，然后又向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行了礼，这才慢条斯理地脱下手套，走向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伸出来的纤纤玉手，毕恭毕敬地将它一连亲吻了两次，然后不慌不忙地坐进

了安乐椅，搓着手指尖儿，微笑着说：

“叶丽莎维塔·米哈伊洛夫娜好吗？”

“好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回答说，“她在花园里。”

“叶连娜·米哈伊洛夫娜呢？”

“列诺奇卡^①也在花园里。——有什么新闻没有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您哪，怎么没有，您哪，”客人慢慢地眨巴着眼睛，噘着嘴说。“喏！……眼前就有一件新闻，而且是十分惊人的新闻：费奥多尔·伊万内奇^②·拉夫列茨基回来了。”

“费佳^③回来了！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激动得喊了起来。“得啦，你可不是胡说八道吧，我的爷？”

“绝对不是，您哪，我都亲眼看见他了。”

“哼，就凭你一说也算证明！”

“他结实多啦，”格杰奥诺夫斯基接着说，对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的挖苦装出一副听而不闻的样子。“肩膀更宽了，满脸红喷喷的。”

“结实多啦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字一板地说，“您以为出了这种事他还能身宽体胖？”

“可不是，您哪，”格杰奥诺夫斯基说，“换个人处在他的地位，都不好意思露面啦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干吗要胡说八道？一个人既然回到了故乡——你们还能叫他

① 叶连娜的小名。

② 伊万内奇是伊万诺维奇的快读音。

③ 费奥多尔的小名。

往哪儿躲？倒好像是他的过错！”

“我斗胆告诉您，老太太，当妻子行为不端时，丈夫总是有过错的。”

“我的爷，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结过婚。”

格杰奥诺夫斯基勉为其难地微微一笑。

“请允许我好奇地打听一下，”在短短的沉默之后，他问道：“这么好看的围巾是给谁织的？”

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迅疾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只要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，”她回答说，“这个人从来也不造谣生事，不要滑头，不撒谎，我就给他织。我很了解费佳，他错就错在对妻子太娇宠。哼，还是恋爱结婚的呢，可这种恋爱的婚姻从来也闹不出什么好结果，”老太婆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斜了一眼，站起身来。“而你，我的爷，现在可以随便拿什么磨牙了，拿我磨牙也行；我走了，不打搅了。”说罢，马尔法·季莫费耶夫娜扬长而去。

“瞧，她一向这样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目送着自己的姑姑说，“一向这样！”

“她老人家这么把子年纪，有什么法子呢，您哪！”格杰奥诺夫斯基说。“就由她老人家说谁不要滑头吧。可现如今谁不要滑头呢？世道如此嘛。我告诉您，我的一位官爵不小的最可尊敬的朋友说，现在啊，他说，连老母鸡觅食都要滑头——一心要吃那粒米，可仿佛只有从旁边绕过去才是高招。太太，照我看，您的性格真像一位天使；请把您嫩白的小手儿递给我。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莞尔一笑，接着抬起她那小拇指翘翘着的胖乎乎的手，向格杰奥诺夫斯基伸了过去。他亲

吻着它，而女主人也就势将自己的安乐椅向客人那边挪了挪，微微弯下身去，低声问：

“这么说您见着他了？他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——又健康，又愉快？”

“愉快着呢，您哪，一丁点事儿也没有，您哪，”格杰奥诺夫斯基耳语着。

“您没听说，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不久前在巴黎，您哪；现在听说到意大利去了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费佳的处境真可怕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忍受。当然，不幸的事人人都会碰上，可要知道，他的事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上了报纸啦！”

格杰奥诺夫斯基叹息了一声。

“是啊，您哪，是啊，您哪。据说这女人交往的既有男演员，也有男钢琴家，还有照当地称呼的什么雄狮和野兽^①。把羞耻心都丢尽啦……”

“真是不幸，太不幸啦，”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说。“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您知道，论起亲戚关系来，他还是我的远房表弟呢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您哪，那还用说，您哪。对您的家世，我怎能不一清二楚？这哪能啊，您哪。”

“他会到我家里来吗，您怎么想？”

“想必会来的，您哪；不过，我听说他打算到自己的农庄去。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举目望着天空。

① 泛指社交界的风流人物。

“唉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我在想，我们做女人的，一举一动该多么小心谨慎啊！”

“女人跟女人不同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。不幸的是有这样一种女人——水性杨花……嗯，年龄也有关系；还有，打小就失去了方寸，没有了规矩。（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方格蓝手帕，开始把它展开。）当然，这种女人是常有的。（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依次擦拭着双眼。）但一般而言，如果要评断是非，也就是说……城里的尘土真大，”他结束说。

“Maman, maman^①，”一个模样儿长得很不错的小姑娘，约莫十一岁，跑进屋来欢叫着，“弗拉基米尔·尼古拉伊奇^②骑着马往咱们这儿来啦！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站了起来；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也站了起来，并且鞠了一躬。“向叶连娜·米哈伊洛夫娜^③致以深深的敬意，”他说罢，彬彬有礼地退向一角，开始捂住他那端正的长鼻子擤鼻涕。

“他的马多漂亮啊！”小姑娘继续说。“他刚才到了边门，告诉我和丽莎^④，他就要到前门来。”

传来了马蹄的笃笃声，一位英俊的骑士骑着一匹漂亮的枣红马，出现在街上，走到敞开的窗前停了下来。

① 法语：妈咪，妈咪。

② “尼古拉伊奇”是“尼古拉耶维奇”的快读音。

③ 即跑进屋来的小姑娘。

④ 叶丽莎维塔的小名。

三

“您好，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！”骑士的嗓音嘹亮而悦耳。“您喜欢我新买的马吗？”

玛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凑近窗口。

“您好啊，Woldemar^①！喏，多好的马呀！您向谁买来的？”

“向军马采购员买来的……这强盗，要价高着

① 弗拉基米尔的法语读音，音译为沃尔德马尔。